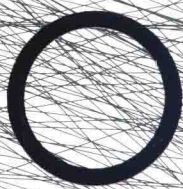


不自 自由 的 心



不自
自由
な
心

白石一文

陳嫻若◎譯

有時候心裡以為遇到命運的邂逅
結果卻是不堪回首的組合

超越《一瞬之光》、《我心中尚未崩壞的部分》
直木獎作家白石一文最令人激賞的人生代表作

不自由的心

白石一文

陳嫻若◎譯

不自由的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不自由的心／白石一文著；陳嫻若譯。--
初版。-- 臺北市：麥田出版：家庭傳媒城
邦分公司發行，2013.06
面：公分。--(日本暢銷小說；64)
譯自：不自由な心
ISBN 978-986-173-924-3 (平裝)

861.57

102007585

FUJIYU NA KOKORO

© Kazufumi Shiraishi 2001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1 by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SHOTEN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78-986-173-924-3

Printed in Taiwan.

本書若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作者 | 白石一文
譯者 | 陳嫻若
特約編輯 | 宋敏菁
封面設計 | 鄭宇斌
責任編輯 | 巫維珍

副總編輯 | 陳澄如
編輯總監 | 劉麗真
總經理 | 陳逸瑛
發行人 | 涂玉雲
出版 | 麥田出版

10483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

電話：(02) 2500-7696

傳真：(02) 2500-1967

部落格：<http://ryefield.pixnet.net>

發行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城邦分公司

地址：10483台北市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1樓

網址：<http://www.cite.com.tw>

客服專線：(02) 2500-7718 | 2500-7719

24小時傳真專線：(02) 2500-1990 | 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9:30-12:00 | 13:30-17:00

劃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readingclub.com.tw

香港發行所 |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852-2508-6231

傳真：+852-2578-9337

電郵：hkcite@biznet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 |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 Cite (M) Sdn Bhd

地址：41, Jalan Radin Anum,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78822

傳真：(603) 90576622

電郵：cite@cite.com.my

印刷 | 前進彩藝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 2013年6月

初版三刷 | 2013年7月

定價 | 340元

目次

太陽雨

5

蛋的夢

75

夢的天空

125

水的年輪

171

不自由的心

225

小說的功能——代作後記

327

愛情往往是道選擇題 張國立

331

不自由的心

白石一文

陳嫻若◎譯

目次

太陽雨

5

蛋的夢

75

夢的天空

125

水的年輪

171

不自由的心

225

小說的功能——代作後記

327

愛情往往是道選擇題 張國立

331

太陽雨

1

野島是在派對的宴席上聽到那個傳聞的。他平時與車商沒有接觸，只是爲了人情之便才來參加新年酒會。因此在會場上巧遇曾經來往過的某廣告商年輕業務員，對他而言，好不容易發現熟面孔的自在，讓他樂於拿著威士忌上前打招呼。

「對了對了，野島先生，貴公司是不是有位叫土方惠理的小姐？」

那個人大概是個宴會咖，喝了不少酒、臉色脹紅的他，一口氣喝光兌水威士忌的杯子，提起惠理的名字，野島有點反應不來。

「祕書室確實有這個人。我去和董事開會時，偶爾會打個照面。」

「就是她。聽說相當漂亮？」

把惠理說成是個美女，野島的心裡也無法否認。

「會嗎？不過你這麼說的話，也許可以歸入美女性列吧！」

「哎呀，而且……」

明明年紀比自己小了一輪，說話卻沒大沒小，可能是廣告人的特性。不過自己當上宣傳課長也兩年了，對方還是這麼不懂禮貌，實在讓野島氣結。就現在天天與廣告人、新聞記者、雜誌記者、寫手等人打交道的野島來看，這些人全都該回小學，把待人接物的禮貌再重新學學。

「聽說土方惠理小姐以前跟我們公司的人交往過，不久前分手了。可是，最近又突然重歸於好，這次終於要結婚了。那個男的，說起來野島先生也認識，就是我們公司的渡邊部長。」

「嘎！」

晴天霹靂的消息讓野島忍不住驚呼了一聲。連自己都被自己的大聲嚇到，急忙找話掩飾，但是瞬間沸騰的情緒還在心底翻湧，連聲音都有點發顫。

「真的嗎？可是，渡邊先生不是已經有家室了？」

還好對方沒有察覺到野島的震驚，只爲自己透露的八卦引起讓他滿意的反應而喜不自勝。

「哎呀，你有所不知。渡邊部長好像去年離婚了。一方面小孩都大了，而且早就謠傳他們夫妻不睦。其實，兩、三年前公司內就流傳他因爲女人問題，已在離婚邊緣。看來當時的對象就是那位土方小姐。雖然中間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不過兩個人最終還是得償所願了。」

野島喝了一口酒，努力裝出平靜的樣子。

「唉，一時間實在很難相信呢！第一兩人歲數差太多了。我們公司的土方小姐才二十七、八歲耶。渡邊先生都五十好幾了吧！而且，從外表看，她不像那種人。會不會搞錯啦？」

「不會不會，就算是東洋工程那麼大的公司，說到祕書課的土方小姐，應該也不會有同名同姓的兩個人吧？」

「可是……」

惠理這個三月就滿二十八歲了。她與野島正好在兩年前開始交往，她說過以前跟有婦之夫交往過，不論他怎麼追問，惠理都堅決不透露對方的名字。從現在的消息可以確定，他就是野島也認識的廣告公司部長。野島就任宣傳部長之初，惠理也在同一單位工作。兩人的關係是三個月後她調到秘書課才開始的。若是以她在宣傳課時期來看，渡邊部長與惠理確實有充分機會接觸。

這麼說起來，剛交往沒多久時，他有次單刀直入地質問惠理。他那時問：

「不會是我認識的男人吧？」

但惠理用力搖搖頭。

他又繼續追問：

「既然如此，告訴我他的首寫字母。」

「K·W。」

惠理冷不防洩露了這個訊息。兩年來，他已經忘得一乾二淨，但回想起來，渡邊的名字應該是絃一。遞來的名片上的文字清晰地在他腦中甦醒過來。沒想到人被逼到盡頭時，通常不會胡謔一通。

「渡邊部長也很有一手哩。本來因為性格沉陰、沒什麼人緣，沒想到這個傳聞反倒讓他大獲好評。下次遇到部長，野島先生不妨揶揄他一下。不過，土方小姐究竟是何方神聖啊？我也很想一窺芳容哩。」

野島不自覺地有股衝動，想當場把那說笑的廣告商男人毆倒在地。

「這些話確實嗎？」

「是啊。」

男人眼光裡有幾分膽怯，可能是不知不覺間，他壓低的聲音裡有種威脅感。

「不，我的意思是，這些話是渡邊本人自己說的嗎？不管怎麼說，我們是家老字號的大公司，跟貴公司不同，如果是閒聊的八卦傳出來的謠言，可能會讓她的立場很為難。」

「不知道。我也不是直接從部長那裡聽來的。但是上星期突然傳開的話題，應該是親近部長的人洩露出來的吧。不會錯的。我們部長說起來也算正派。」

男子臉上露出若干不愉快，語帶諷刺地回答。

野島沒印象自己是走了哪條路離開日比谷飯店的酒會會場。等他意識過來時，自己正坐在計程車的座位上，望著窗外掠過的冷冽夜景。今天是獨生女菜緒的生日，他答應與久違的家人共進晚餐。因此野島才先盤算好去參加非必要的酒會，提早離開公司。進會場時還明亮的大街，才一小時不到便已暗下。

——不管往哪個方向想，這一兩個月，惠理都沒有可疑的舉動。

他的腦中亂成一團，這麼短時間內也無法把惠理的舉止一一反覆思考，但野島不斷對自己說，一定有什麼原因把情報錯置了。渡邊再婚的傳聞和從前交往過的女子名字，在某個原因上連在一起，使得再婚對象被傳成了惠理吧。渡邊過去除了惠理之外，可能還有別的女人，於是把那個女人張冠李戴了。也許渡邊對身邊的同事不小心說出「是以前交往多年的對象……」，因而了解渡邊和惠理狀況的人貿然判斷，四處宣揚開來，才成了這個烏龍大八卦？

過了新宿，計程車進入甲州街道附近，野島的心情才終於鎮定下來。

——一定是這樣。

車子往惠理公寓所在的樓上水前進。但是，他得先向惠理本人證實才行。

當首都高速永福收費站入口的綠色標誌進入眼簾，野島才想到惠理說過今天會晚歸。之前他答

應妻子康子，會在今天茶緒生日時提早回家，所以上星期他便通知惠理，今晚不去找她。當然他是以參加重要酒會為理由，會後再跟熟稔的新聞記者到銀座喝一杯。

「恐怕會喝到半夜，電話也不方便接，妳還是早點睡吧！」

平常就算工作太忙無法見面，他也必定會打電話，所以才大費周章地說了這樣的謊。

「是嗎？我那天去剪頭髮好了。」

惠理常去的美容院在麻布。剪髮的時間最早也得九點多才能回到家。

野島咋了一聲。看看手錶，才七點。現在去公寓等她的話，就沒辦法準時回家了。康子今早出門前告訴他七點才會到家，若他八點到家勉強還說得過去吧。他不想再多敷衍康子了。兩年來，不論是女兒、妻子的生日、冬夏假期、開學典禮、畢業典禮、週末的家長會等家庭儀式，野島都盡可能不缺席。他們沒有察覺惠理的存在，也是來自這些日積月累的經營。

但是，他內心的震盪卻不是如此容易就能平復。再怎麼說，如果今晚不與惠理見上一面，證明那只是子虛烏有的謠言，他恐怕一夜難眠。

野島有些躊躇不定。如果現在回家，就不能在馬上到達的下高井戶交叉點左轉，必須直往甲州街道前進，在環八右轉。野島的家在荻窪。

——該怎麼做才對？

他對司機說了目的地是「櫻上水」。

除了妻子之外還有別的女人，光是這點要付出的努力就非同小可。總是有層出不窮的焦慮或煩人事件，一刻也不得閒。和惠理交往的兩年來，最近野島極偶然的，也會湧出這種心情。

2

估摸著身旁的康子已經熟睡，野島從床上起身。可能菸抽多了吧，喉頭有幾分乾澀。他悄聲走下樓，披起掛在玄關的大衣走出門。飯吃到一半，他才好不容易把十根香菸連續抽完。考慮到康子可能懷疑他盡顧著抽菸，他又比平時多喝了一杯威士忌，以至於胃部有點脹氣。

「菸抽光了。家裡還有存貨嗎？」

睡覺前他必須向康子先說這句話。康子平時很少買菸回來存放。

「你抽太多了。」康子說。

「也是。」

然後鑽進被窩。他本來就不是想抽才抽的，只是想製造妻子入睡後外出的藉口罷了。反正只要出門十五分鐘，只是考慮到萬一妻子醒來，他還是必須去買菸才行。早知如此，剛才在家門前下計程車時，留下兩、三根，其他丟到排水溝就好了。野島後悔地想著。

一月的風果然凌厲。睡衣外只披了外套真是凍得牙齒發抖。他走到只要五分鐘路程的十字路口，在便利商店裡買了兩包MILD SEVEN，然後在門口旁的公共電話插進電話卡。

野島沒有手機。雖然他的工作性質主要是和媒體溝通，照理說手機是必備品，但他頑固地不去辦。當然另一個理由是，爲了保護與惠理的關係，他不想讓康子或惠理掌握自己的行蹤。但更重要的是，野島壓根對手機這種玩意兒沒有好感。他不強迫惠理去辦一支就可證明。

時間已過十二點。惠理一定也就寢了吧。

電話鈴聲響了幾次，沒有應有的答錄音。野島感到詫異，再撥一次，還是同樣的結果。惠理還

沒有回去，也沒有轉接到電話答錄。難道她已經睡著了？儘管如此，電話就在惠理的床邊。響得這麼久，她不可能沒聽見。還是在洗澡呢？

渡邊那個男人的事掠過腦際。

——不會吧！

剛才聽到的那則荒唐無稽謠言在耳邊甦醒。

連續打了三次，他把話筒掛回原處，寒意冷徹了全身，連手凍僵的感覺都消失了。繼續在這裡耗下去的話，萬一康子醒來恐怕會懷疑。野島放棄，返回家中。頓時覺得這種時候還是雙方都有手機比較好。

第二天早上醒，頭部右半邊陣陣抽痛。

時鐘指著清晨五點四十五分。喝太多的那天早上，通常都會早醒。隔壁床的康子發出穩定的鼻息聲。他按著頭，走到一樓的洗臉台。洗了臉，水的飛沫把法蘭絨睡衣的領口弄溼了。頸緣冰冷的觸感冷不防令他打了個寒顫。他知道頭頭痛不只是宿醉造成。這麼說來，鏡子裡的臉也有點莫名的腫，儘管潑了冷水，臉頰還是紅得發燙。看來可能是昨夜外出著涼了。

把手抵在額頭上，的確有點熱。

野島走進餐廳，思忖著吃點感冒藥後再沖一杯熱昆布茶。大餐桌上還擺著康子準備但沒吃完的大餐。烤雞幾乎只剩骨頭，用保鮮膜包著。酪梨派餅全變黑了，呈現一種噁心的變色方法。自製的巧克力蛋糕也一樣，奶油凝固，切口的海棉蛋糕開始變乾。看著這種殘骸，胃部似乎更加鬱結。

在百貨公司買的生日禮物，黃色包裝紙和紅色緞帶還在桌上，所以他用包裝紙蓋住食物，緞帶則把它捲好。吞下中藥，等待茶壺裡的熱水滾沸之間，驟然升起打電話給惠理的念頭。康子大約是

七點起床。還有時間。

拿起話筒，看看牆上的時間，已經六點。按了四個號碼時又轉念放下。他從來沒在自己家裡打電話給惠理。

「只要向NTT申請，就可以知道所有打出去的號碼。我老婆就靠這招抓到小三，所以絕不能在自己家裡打電話。」

一個朋友多年前給他的忠告，他一直像鐵律般地牢記在心。

可是，惠理的事讓他寢食難安。昨晚在外面做什麼到深夜？會不會只對自己說去剪頭髮，但其實臨時有約？還是算好了野島不會聯絡，所以早就跟人去約會？約會的對象是渡邊嗎？茶壺發出開水煮沸的聲音。

最後，喝下一杯昆布茶後，他又鑽進床裡，起床時已經快八點。不知是不是藥效發作，身體舒服多了。吃下一片吐司和剩下的烤雞做成的沙拉，急忙出了家門。

本想在車站電話亭打給惠理，但人太多了沒辦法等。上了月台終於有了空電話，但拿起話筒時電車來了。如果錯過這班就會遲到，只好放棄，擠上電車。客滿的車廂裡什麼事都無法做，自然而然想起惠理的事。愈想心裡愈氣。昨天為什麼沒早點回家？這麼折磨我到底想怎麼樣？

野島的公司——新東洋工程的總公司在四谷。七年前泡沫經濟顛峰時期，公司在麴町舊司法研修所的舊址改建了總公司新大樓。從四谷站走過去，大約十分鐘的距離。他在到公司的路邊電話打給惠理。手錶已經指著快九點。惠理應該已經出門，所以他想，姑且在答錄機上留下希望聽昨晚報告的訊息。平時，他都用這支答錄電話與惠理保持聯絡，一天中總會趁著空閒時間，互相打幾次電話，聽聽答錄機上的錄音，或是確定當天的行程和見面時間。

其實，野島對答錄電話也不太滿意。在與惠理交往前從來沒碰過。用了之後才發現挺方便的，但是一個四十二歲的大男人實在拉不下臉，對著沒人接聽的話筒，丟臉地做出宛如自言自語地低聲留言樣子。剛開始他只是支吾地留下時間和地點，但習慣是種可怕的動物，最近他已能在一分鐘內交代完多項要點。

儘管如此，這真是個浮動的年代。野島剛進公司時沒有手機，還是BBCall全盛的時期。但他到營業部報到後，近乎強迫要他使用時，他都堅持拒絕了。當時他想，怎麼可能讓這種玩意兒管理自己的時間？然而現在的同事對使用手機毫無抗拒感。對他們來說，難道不覺得隨身攜帶那玩意兒一點也不方便嗎？比方說，因為手機的普及，跟女人的交往應該會耗費極大的精力。以前，男人有更多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就算理由不合理，但只要對方能接受，就算再勉強的答案都無所謂。說得更誇張點，人的身上總有許多小謎團，這些挖掘不盡的謎團，在愛情中會變成一種隱藏的滋味，應該能發揮正面作用才對。像現在，用網眼般布滿每個角落的電波捕捉個人行動的時代來臨，男人與女人都不再有祕密。他覺得這樣的時代未免太悲慘。

電話鈴響了幾聲，惠理接起，野島因此嚇了一跳。

「怎麼了？」

不自覺地發出責備的口氣。

「身體不舒服。」

惠理的聲音很沙啞，好像剛起床。

「公司呢？」

「現在幾點？」